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施朝翰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費元震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元 朱公遷 撰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

音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

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悉協反乃改國

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增釋許氏曰今考堯都雖有四

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謂晉陽蓋其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

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孔疏變生武侯寧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冀及武公并晉又其地土瘠音籍民貧勤儉質樸夏深都絳也

思去聲遠有堯之遺風焉輯錄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

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也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

舊號耳輯錄通釋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

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

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
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

也可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

絳州輯錄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久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

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

瞿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

或謂之促織輯錄蟋蟀一名恭一名蜻蛚又名促織九月在堂室有戶出戶即

為堂此與幽風九月在戶相合

聿遂莫晚除去也太康過於樂

音洛也

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

顧其後也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

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

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

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

不可不樂者以此

然其

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

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

不可過於為樂如此

盍亦顧念其

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

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

善於為樂蓋如此
輯錄嚴氏曰職思

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
瞿瞿警其情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蓋其民俗

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輯錄通釋曰自堯而至
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

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
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
之所以為厚也解順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
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
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
以為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
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焉猶恐其或過也
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
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
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

康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

叶五陞反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

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

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思其外則不止於思其居矣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蹶蹶動而敏於事也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動即勤
動之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惱

吐刀反叶
佗候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

孔疏曰役車可載任器以供役亦
可用以納禾稼輯錄見春官巾車

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惱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

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輯錄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
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

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
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始則瞿瞿然而
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
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

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輯錄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

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通釋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不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山有樞

鳥侯昌朱二反

隰有榆

夷周以朱二反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力

力俱二反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祛尤虧于二反

宛

於阮反其死矣他人

是愉

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莖

雉之田結二反

也今刺

去聲

榆也榆白枌

音楚

也

輯錄其

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

亦曳也

輯錄曳牽也引也

馳走驅策也

輯錄走馬曰馳策馬曰驅

宛坐見

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

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

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此亦有字

相呼為興

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

矣

為其舉死亡以為說也

○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

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蘇叶

后反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叶去九反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

抽居反

也似樗色小白葉差

初邁反

狹輯錄孔疏

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種樗栲漆相似如此

杻音意

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

保居有也

○山有漆

七音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洛音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輯錄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陳氏曰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

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

永長此日也

此篇衣裳車馬宮庭鐘鼓酒食日鼓瑟蓋因所有以為樂無過分湛樂之意也

憂深思遠而善於為樂蓋如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謝氏曰始言他人

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未言他人入室一節悲
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增釋此詩宛其死
矣他人是愉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其然乎
詩人無非勸人及時為樂之意若上章好樂
無荒其言有制此為之答固將以廣其意而
寬其憂其言未免有愈憂而愈覺之弊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

子洛反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叶鬱反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

純也

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也輯錄郊特牲云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陳氏曰此諸侯之

禮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
但袖小長耳此所謂服即特牲之中衣歟

子指桓叔

也沃曲沃也

輯錄疏云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今隸解州

○晉昭侯封

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輯錄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

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為桓叔後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敗桓叔立孝侯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其後沃

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鄙晉之衰喜沃

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輯錄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

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

○揚之水白石皓皓

胡老反叶胡暴反

素衣朱繡

叶先妙反

從子于

鵠

叶居號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褱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利新反

我聞有命

叶彌井反

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

為之隱也

輯錄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

告人乃所以
深告昭公
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

矣增釋欲其成是成其叛國之謀也此可見民情既知隱而不告者豈非助逆而欲歸之也○季

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

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田氏以家量貸

以公量收貸多取少民皆德之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

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哀公六年齊景

公卒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以夜至齊立之是為悼公愚謂自古賊臣陰結人心以盜主國者多矣然使為君者施實德以惠其民執主柄以御其下恩威一出於已則彼將何所容其偽哉此昏懦之

君所以為
可罪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一章二章喜從其叛

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增釋此詩桓叔將以傾晉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詩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疏義云無衣之詩本史記說與春秋不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

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無朋言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

比例也

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

此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盖用蕃盛之意為興也

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

而實益蕃也

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

此不知其

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劑

九六反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劑

輯錄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劑兩劑為升先曰升後曰劑互

相備而已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誇美之意反覆道之揚之水椒聊二詩皆為沃而作然

椒聊方言其盛大耳揚之水言我聞有命則篡逆已成之勢也二詩之次序當然輯錄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綢

直留反

繆

芒侯反

東薪三星在天

叶鐵因反

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

輯錄東薪之謹密如此

三星心也在天昏

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

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二十八宿之星宿

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輯錄通釋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

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本
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
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
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良人夫稱也○國亂民

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

仲春令會男女

今至三月則失其時矣

詩人叙其婦語

去聲

夫之詞曰方綢繆以

東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

忽見良人之在此

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

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

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

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增

釋許氏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婚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

○綢繆束芻

叶側九反

三星在隅

叶語口反

今夕何夕見此邂逅

戶解

反

逅

胡豆反叶狠口反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侯古反

今夕何夕見此粲

采旦反

者

叶章興反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
分而正南蓋眾星隨天而轉
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

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輯錄毛傳云紫園語曰獸三為羣人

三為眾女三為粲又曰粲美物言美女也

網繆三章章六句
以夜之淺深為次序

有杖徒細反之杜其葉滑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扶兩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馬人無兄

弟胡不飲七利反馬

興也杖特也杜赤棠也
輯錄孔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

赤棠子溢而酢無味

潏潏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

比輔欣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

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潏潏然人無兄弟則獨

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

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獨行之人則無與人不如物故以為

興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

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

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子零反

獨行眾眾

求瑩反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叶桑
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眾眾無所依貌

杵杜二章章九句

曲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為次序
增釋許氏曰此詩恐亦

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
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耳

羔裘豹祛

起居起
據二反

自我人居居

斤於斤
御二反

豈無他人維子

之故

攻乎古
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

嚴氏曰羔裘
上下通服君

純羔大夫間之故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袖口

居居未詳

○羔裘豹裘

音袖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呼報反叶

呼候反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

上聲解

疑亦喜其大夫之詞然居居究

究則不可曉也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

况禹反

王事靡盬

音右

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

候古反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鵙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

叢生也柎柎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輯錄本草注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柎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採釋曰採盛實

之房也其實椽也有採彙自裹柎櫟也柎也柎也皆櫟之通名椽斗子煮食可止饑殼堪染皂 監不

攻緻也

音雅

輯錄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

藝樹怙恃也○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鵙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柎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

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
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具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鴉行戶即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具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

也梁粟類也有數色

輯錄本草注凡云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

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籠於白梁

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復其常也

遂安居之樂矣

鵠羽三章章七句

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

言舊時之樂何時而可復輯錄通釋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增釋此詩言君子之於王事不可不盡心竭力堅牢攻緻毋乃行役之久勞苦之甚

而不得親稼穡養父母故呼天而告之曰何時而得安其所也何時行役而得已也何時而得復其常也言甚有感怨而不迫雖謂唐風之厚其為人上者使民無制蓋可見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衣三章一曰華蟲二

曰火三曰宗彝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

曰黻此七章也其餘如冕則七旒纁七就之類皆是

也輯錄見春官典命又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

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

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子天子

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輯錄佗本孫作子誤詳見揚之水注李氏

日桓叔生莊伯
解解生武公稱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

虛宜
反與

傳同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

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

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輯錄黃氏曰豈曰無
衣自詭強盛也不如

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
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
實歎然真情所
見不可掩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

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

已甚矣

輯錄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

矣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

於六反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

繅六就冕

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輯錄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

與子男同
服故也
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始言七終言六以謙損降殺為次序輯錄嚴氏曰武公之

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却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

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剛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解順曰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序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惟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

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為僖王者固當正名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也大矣夫子不剛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按解順本嚴氏說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

韓詩作逝

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反

之曷飲

於鴉反

食

嗣音

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

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
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
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
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
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杖杜生于僻左迂
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故兩章皆

合兩句而為比輯錄言
道周遠之故為曲也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適我且不肯說肯來以
遊遊乎以意之淺深為

次序輯錄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
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
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
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
至而在我之勢又
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藪

音廉

蔓于野

叶上
興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藪草名似枯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
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

而蒙于楚薇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此以人不
如物為興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

音營

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

叶羊
茹反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叶姬
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

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

而相從耳

輯錄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

亦傷之至也

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

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

同上

夏之日百歲之後

叶音戶

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輯錄輔氏曰大序所

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若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叶典因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叶斯人反

舍

音捨下同

旃

之然反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馬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

輯錄首陽在河東蒲坂縣亦名雷首山通釋曰集傳以首

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具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巔

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

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

也

山巔固有苓矣而采苓未必於山之巔也人言以是而非有如此矣

姑舍置之而

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

止矣或曰興也

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難信反意相承則興體也

下章倣

此輯錄解頤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况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諧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後五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若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

此反

而美

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反覆譏刺輯錄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

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按此說有簡兮隰有苓之

證可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憂深思遠唐風

之厚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元惡大慙則國風中所無有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

去聲

輯錄疏秦者隴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是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

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

平聲

輯錄伯益助禹

治水土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

生大業生大費是為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

其後中

音仲

湑

允律反又音決

居

西戎以保西垂

輯錄垂毛韻疆也說文遠邊也

六世孫大駱

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

音牽輯錄

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

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

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

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

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

封諸侯過制棄祖宗興王之地

以業嬴秦俾之富強卒禍周室則平王之罪也

襄公遂有周西都畿

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

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程子曰魏唐既

變則先代之風盡矣嬴氏強大無怪也故次以秦愚謂王道衰國異政於是而有霸者而桓文秦穆相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也又按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

楚無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
百述入春秋猶百餘變風之作先春秋久矣
而見於詩者止如此雖小如檜曹亡如邶鄘
魏皆在其中則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
子不能以列之樂官亦非本有而夫子剛之
也吳楚無詩無庸鑿矣召伯之燕亦當以此
例觀之○輯錄解頤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
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
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及
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
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
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
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轍亦可
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
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
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馬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馬如之何其
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
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
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籍曰其
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
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
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
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
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
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
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
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都田反叶
典因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平聲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新錄

孔疏曰的白也顛額也今之戴星馬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驂駟盜驪赤兔的顛之稱君子指秦

君寺人內小臣也

輯錄孔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

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詩緝曰寺人闕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

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

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輯錄廣韻創與窳同初也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

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粟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

逝者其耄

田結反川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

逝往也其言逝者猶曰自今以往也

○阪則有漆矣隰

則有栗矣

輯錄阪者曰阪下濕曰隰

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

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

輔氏曰秦國方興禮儀初備人心歡悅而勸其為樂如此

與唐風山有樞之言不同愚謂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於逸樂之是亟憂思之不知易於滿盈秦俗之敝則非唐比矣此為無義之興山有樞以兩句興六句中詩則以兩句興兩句後兩句在興外輯錄嚴氏曰中二句簡易相親之俗也未二句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增釋傳文六句以則矣二字點撥為訓即朱子說詩之法也點平聲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七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首章誇其所
有後二章勸

其樂
所有

馬馱

田結
反

孔阜

符有
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

媚冀
反

子從公于

狩

叶始
九反

賦也馱馱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

轡者兩服兩駟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納之於缺

即般
字音

決環之有舌者見小戎 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輯錄嚴氏曰首句言馮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句四句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此亦前篇之

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叶常灼反

公曰左之舍

音捨拔

蒲末反則

獲

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之類

諸本脫秋字又脫群獸二字皆誤

奉之者

虞人翼以待射

音石也

輯錄此本毛傳與天官獸人文稍異獸人云春秋獻獸物注狼

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溫
適故獸物皆獻之孔疏曰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
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壯耳

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

使左其車以射

音石下同

獸之左也蓋射必中

去聲

其左乃

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

去聲

是故也

詳見車攻輯錄何氏

曰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

拔矢括也

輯錄孔疏曰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曰左之而捨拔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叶胡反

輶

音由

車鸞

彼駟反

載

檢力驗

反

歇

許竭反

驕

許喬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

去聲又如字

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

音去又音區

逆之車

置鸞於馬銜之兩旁

逆迎也謂與禽遇也輯錄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往驅禽使

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迂埤雅曰置鸞於鑣尚輕疾也

乘

去聲

車則鸞在銜

和在軾也獫狁皆田犬名長喙

音諱

曰獫短喙曰歇

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輯錄喙說文口也黃氏曰王嚴戴三家以

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氏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韓愈

畫記有騎

去聲

擁田犬者亦此類

擁抱也言騎馬之人抱田犬也

馬賦三章章四句

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輯錄輔氏曰駟騏孔阜言

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輜車鸞鑣載獫狫駢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

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馘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增釋許氏曰此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舍拔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辭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小戎

錢淺反

收五檠

音木

梁輶

涉留反

游環脅

驅

叶居懼反又居錄反

陰鞞

音備

漆

音沃

續

叶辭屢反又如字

文茵

音因

暢

勅亮反

轂

叶去反

駕我

騏其鼻

音之錄反之樹反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

輯錄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

也 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

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

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伐收也

輯錄孔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

故以淺深言之

五五束也

音

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

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橫衡於輈下

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

梁輈即輈也

又以皮草五處

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

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

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駮

之有靳是也

駮駮定公九年注言如駮馬之隨靳也

脅驅亦以皮為之

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

軌一作軾從已

或從凡扶泛反嚴氏以此為是蓋車軾前為軛也軛從九居誅反昭武黃氏以此為是謂輪有高下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軛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為軌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寸愚按如此則車軾前總謂之軛音如范其兩輪相夾之中車轂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寸謂之軌音如陔二字皆可通也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三面而揜之橫側板之內與軌軛相也

也 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

毛傳鞞所漆續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以引也

其環以為飾也

料錄孔疏曰漆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鞞環漆續則是作環相接蓋

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

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

鞞 鞞 羅氏曰 鞞當胸之皮 駮馬之首當服

馬之胸胸前有

新新居覲反

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

鞞 鞞 孔疏曰 駮馬頸不當

衡則為二鞞條陰版上令駮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駮如手明駮馬首不與服馬齊

文茵

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者也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兵車之鞞長三尺

二寸故兵車曰暢鞞

鞞 鞞 孔疏曰言長於大車之鞞

騏騏文也

鞞 鞞 見曹

風 鳩

馬左足白曰馬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

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

念其遠在西戎也故

曰在其板屋 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

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

以滅成之族及殺秦仲故也

襄公上承天

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

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輯錄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

以不自己者豈愆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

○四牡孔阜

扶有反

六轡在手騏駼是中

叶諸仍反

駟古花反

驪是駮

叶疏
替反

龍盾

順允
反

之合漆以艘

古穴
反

輈

音
納言念君

子温其在邑

叶於
合反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駮驪

黑色也盾干也

鞞鍊孔疏盾
以木為之

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

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鞞鍊黃氏曰盾者
今遮箭牌也盾狹

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
足為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

艘環

之有舌者輈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輈故謂之

艘輈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 伐 駟 孔 羣 公

音求

矛 漆 錞

徒對反 朱倫反

蒙 伐 有 苑

叶音

虎

鞞

敕亮反

鏐

音漏

膺 交 鞞 二 弓

叶姑弘反

竹 閉 緄

古本反

滕

直登反

言

念 君 子 載 寢 載 興 厭 厭

於鹽反

良 人 秩 秩 德 音

叶一陵反

賦也 伐 駟 四 馬 皆 以 淺 薄 之 金 為 甲 欲 其 輕 而 易 於

馬 之 旋 習 也 孔 甚 羣 和 也

鞞 鞞 物 不 和 則 不 得 鞞 聚 故 以 和 為 羣 也

公 矛

三 隅 矛 也

刃 有 三 角

漆 錞 以 白 金 沃 矛 之 下 端 平 底 者 也

刃 在 上 為 末 其 本 之 底 者 為 錞 鞞 鞞 曲 禮 注 鞞 為 矛 柄 尾 平 底

蒙 雜 也 伐 中 干 也 盾

之別名

盾食允反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代干盾亦其類也

苑文貌畫雜羽之

文於盾上也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

馬當胷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也謂顛倒安置之必

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鞞緹繩滕約也以

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

球辨

正弓曰檠音景弓檠讀如字正弓器也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

寧也厭厭安也

安重也言其德之安重也

秩秩有序也

聲譽之著自內及外

自近及遠所謂秩秩之德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輔氏曰上以車馬兵器言下以婦人極其憂思情也無所

怨刺義也輯錄解頤曰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是之寇讎此其矜誇之詞也溫則言其德之和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若此其閔惜之詞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讎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於言者如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反右恬

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逆路所

反

回音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蘆似萑

音九

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蘆

音廉輯錄爾雅鄭註菝也

蘆屬而小可為菝萑說文亂也

葭蘆也葭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

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矣輯錄見莊子秋

水篇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

上聲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

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

指也

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輯錄解頤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暮

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逆流而上以求之與則既遠而不可即將欲使之順流而下以求之與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遯洄從之道阻且躋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岸有草水與草

交則水之際也

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叶以

音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始二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而

出其右也輯錄直當也又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思念之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顏

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叶將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輯錄京兆府即條山

楸音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

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

藻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凡服內有袍禕之屬然後加裘又以

衣蒙之謂之楊禕音如澤渥漬疾賜反也輯錄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

哉言容貌衣服稱去聲其為君也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

有裘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驥

之意也車鄰駟驥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

已禮樂教化未之間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

將

七羊反

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

已相戾也

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

繡刺

七亦反

繡也將將

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

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一章美之二章美而祝之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

叶戶
橋反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叶鐵
因反

殲子廉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

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

贖音貿

茂

也○秦穆公

名任
好

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從開
反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

去聲

之賦黃鳥事見春

秋傳

見文公
六年

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

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

彼止於棘
此從穆公

亦相呼
應為興

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戶即反

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鉞

鉞音鉞

虎維此鉞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此必以其兄弟
長少為次序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
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
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去聲後嗣而又收其良
以死難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扶

反 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

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

孔又云

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

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墮

其罪有所歸矣

穆公父子皆不仁之君而康公尤可罪也輯錄左傳宣公

十五年魏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命也

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

以人從

才用反

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

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

去聲

馬蓋其初特出於

戎翟

同秋

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

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

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

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

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

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

忍於殺人秦俗相傳之大弊輯錄朱子曰
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

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
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通釋

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
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
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
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
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
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
嬴氏之統緒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
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
孫如此

歎

伊橘反

彼晨風

叶孚惜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歎疾飛貌晨風鷗也

鷗性急疾其飛歎然得意也

鬱茂盛貌

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

在而言歎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

君子而憂心欽欽也

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記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廢序

音刺移戶扇也

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百里奚貴顯遺棄其妻妾作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

此炊廢序今日

富貴忘我為

○山有苞櫟

盧狄反叶歷各反

隰有六駮

邦角反

未見君子憂心

靡樂

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

則有六駮矣

輯錄孔疏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未見君子則憂心

靡樂矣

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駮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

為興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

輯錄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本

實似

梨而小酢

音醋

可食

實小而味酸可食也輯錄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

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憂思之意以漸而深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抱毛反叶步謀反

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賦也袍襴

音繭也

純用新綿為緼也輯錄玉藻云繡為繭繡為袍陳氏曰繡新綿也繡舊絮

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繡用舊絮則謂之袍

戈六尺六寸

輯錄周禮曰戈秘六尺有

六寸秘猶柄也秘音秘

矛長二丈

輯錄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

四尺是二丈也

王子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

悍樂於戰鬥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

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

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我有緼袍而與爾共之者

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讎蓋欲與爾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蘇氏

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輯錄

陳君舉曰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

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

語相應也

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澤即釋古

字通輯錄說又曰釋綉也綉即袴

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脩我甲兵

叶瞞莊反

與子

偕行

戶即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袍轉裏而澤澤轉下而裳同仇則偕作偕作則偕行此三

章前後之序遺化猶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

增釋許氏曰秦舊周也先王

相賙之意也。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讎，而又有王命與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鬪，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為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

悍然有招

音翹舉也

八州而朝

音潮

同列之氣矣何

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

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

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

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

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

不審其所之也

輯錄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

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
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樸未散
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
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
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
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
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懼也讀
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儻之志矣獨無
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
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
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
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解頤曰與
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
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
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
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

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
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
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
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
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
而其器然好戰之習非復
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繩證反

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

平聲

耳也

輯錄母之昆弟曰舅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

康公名瑩

送之

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之於咸陽之地也

輯錄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

水之北

路車諸侯之車也

輯錄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草路以

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叶親
齋反

何以贈之瓊瑰

古回
反

玉佩

叶蒲
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

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輯錄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

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

而次玉

輯錄曹氏曰玉佩玕璜琺瑯之屬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

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贈送之意不一而足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

武公姜

生秦穆夫

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

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

允姓之戎子女也

驪姬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

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

皆為去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

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

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此具晉文出入本末以見

康公送之由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

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

厚也

輯錄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廣漢張氏曰康

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

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

平聲狐之役

魯文公七年秦康公

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
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也

怨欲害

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

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之思可取而令狐之怨
可罪故引張氏說以斷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

音吁

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輯錄嚴
氏曰造

衡自權始造
車自輿始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

者而其後禮意寔衰供億寔薄

億安也供其饋
乏而安之也

至於

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秦君
非有

好賢之誠心者
故其無恒如此

○於我乎每食四簋

叶已
有反

今也每食不飽

叶捕
苟反

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

輯錄勝孔
疏作升

方曰簋圓曰簠

盛

音成

稻梁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無餘已不可不飽則甚
矣譏刺之意以漸而深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

元王每置酒嘗為

去聲
下同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

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

于廉反

我於市

遂稱疾申公白公強

上聲

起之曰獨不念先王

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

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

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

為區區之禮哉

輯錄區區小貌此句蓋與上文失小禮相應輔氏禮作醴

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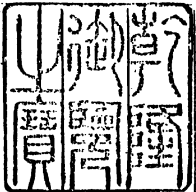
引此以明詩人之意不在禮之厚薄

而在誠之至
與不至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小戎無衣

見秦人之勇於公義如此車鄰駟駘終南
秦之盛也駸駸乎不可遏矣惜乎殘忍不
仁有黃鳥簡賢棄禮有權輿而骨肉相忘
習俗之薄又有如晨風者秦之所以易興
易亡者以其無
先王禮義故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

元 朱公遷 撰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音驅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

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音過父為周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

女大

音奉

姬妻

去聲

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

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

樂記云武王未

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是為三恪恪者敬也先聖之後當敬者也輯錄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云舜聖故謂之神明是為胡公大姬

婦人尊貴好樂

五教反

巫覡

胡狄反

歌舞之事其

民化之

大姬無子故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事輯錄女曰巫男曰覡

今之

陳州即其地也

按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于陳靈陳有

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于其前也輯錄陳

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

他郎他浪二反

兮宛丘之上

辰羊辰亮二反

兮洵

音荀

有情兮而

無望

武方武放二反

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

丘

輯錄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

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

此人常遊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

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輯錄輔氏曰遊蕩以為樂

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于情者必不足于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叶後五反

無冬無夏

叶與下同

值其

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
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輯錄孔氏曰持
鷺羽翳身而舞

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于是也

輯錄
范氏

曰祁寒大暑之時不少
息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

方有反

宛丘之道

叶徒厚反

無冬無夏值其鷺翹

音導叶
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

即今瓦盆

翹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一章刺其蕩二章三章刺其久于蕩

東門之枌

符云反

宛丘之栩

况浦反

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反

其

下

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

音斫

莢皮色白子仲之子

子仲氏之女也婆婆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

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

初佳反叶七何反

南方之原

無韻未詳

不績其麻

叶諫婆反

市也婆婆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

于是棄其業以舞于市而往會也

此章專主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駸

子紅反

邁

叶力反

視爾如莪

祁餽反

貽我

握椒

賦也逝往越于駿衆也邁行也莪

音毗

菜

音浮

也又名

荆葵紫色

輯錄孔疏一曰蚘蚘水草多花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濮氏曰莪菜紫荆春時開花葉

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蚘蚘俗曰火蟻

椒芬芳之物

也言又以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

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茅之華于

是遺

去聲

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

去聲

也

增釋吳師道曰此詩貽我

握椒與贈芍藥相去幾何傳謂男女慕悅道顏色之美而交情好當為淫詩邪類前篇是刺男子其所刺止于遊蕩歌舞此詩若無末二句則亦止為男女歌舞相樂之詩惡猶未甚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一章自述今日之事二章追言昨日之約以及

今日之事三章又陳今日之情輯錄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

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又曰男女雜處淫亂必生

衡門之下可以棲

音西

遲泌

悲泣反

之洋洋可以樂

音洛

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

重屋為阿

門側之堂謂之塾○增釋許氏曰衡門之詩隱士所作阿塾堂宇傳因疏文之舊亦大約言門之深者有

是名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豈復若是巍然哉然則衡門固隱士之常然耳

此惟

衡木為之

輯錄孔疏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

音洛

而無求者之詞

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此與衛詩考槃相似。○增釋此一章有自足之意。此下兩章無

外慕之心。雖皆賦體實似此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音房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音娶

賦也姜齊姓

輯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叶獎里反

賦也

輯錄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小大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故為魚之貴者

宋姓

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齊姜宋子則凡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責備矣

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斯人之謂歟

衡門三章章四句

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
二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歎羨

之心。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
人汙穢之風不良之徒皆可惡者惟衡門之

隱君子則卓立乎
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

烏豆反

麻

叶謨
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

五故反

歌

興也池城池也

漚漬

疾賜反

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輯錄孔疏漸
漬使之柔忍

晤猶解

下介反

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語相應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輯錄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歲三收割去其

皮之表但得其

裏緝以成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

而報反

宜為索

也輯錄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荍也黃華者俗名黃芷即蒯也白華者俗名

白芷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

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
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

普計反

昏以為期明星晳晳

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

以為興上章同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

疑慮之意反覆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

所宜反

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

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輯錄誰疇皆發語之辭

○言墓門

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不良則國人知之矣

人皆知之

人皆非之矣此以惡惡之意為興

國人知之而猶不自改則自疇昔

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

輯錄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于公然形肆于外

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判讖而有
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
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
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
悴反之訊子

不顧叶果
五反顛倒思子叶寅
女反

興也鴟鴞干嬌
反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

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此以可惡之物
以為惡惡之興訊之而不乎顧至

于顛倒然後思乎則豈有所及哉改惡為善則可免
患然則及今則可

以速改也此見詩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
人愛人無已之意
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前章絕之後
章微教之

防有鵲巢
其恭反
有旨茗
徒雕反叶
徒刀反
誰侮
陟留反
予美心

馬忉忉
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
丘旨美也茗茗饒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也
俯張也
輯錄毛傳
俯張誑也
猶鄭風之所謂廷
居望反

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怵怵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叩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侮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于怵

怵乎

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中唐有甍

蒲歷反

叩有旨鷗

五歷反

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

輯錄疏堂下至門之徑也

甍瓠

音零瓠音滴也

爾雅

注曰甍瓠也音鹿專

鷗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怵怵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憂慮之意
反覆道之

月出皎兮佼

古卯反

人僚

了音

兮舒窈

鳥了反

糾

巳小反

兮勞心

悄七小兮

反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月出于夜正私心所發之

時也意與東方之日略同

○月出皓

胡老反

兮佼人憫

力久反叶
朗老反

兮舒懣

於久反

受時

倒反

兮勞心慍

七老反

兮

興也憫好貌懣受憂思也慍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

力召反

兮舒天

於表反

紹實照

兮勞心

慘

當作慍
七弔反

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

凡人心平則舒
緩有憂則糾緊

慘憂也

輯錄慍七弔反恐是叶音當與白華篇內同又
音草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與

月出三章章四句

思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錄解
頤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

其思之也切其憂之也深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思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

反 戶雅

南

反 叶尼心

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江夏氏邑也

輯錄寰宇記陳州西安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

株林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南陵縣南七十里季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

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

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于夏徵舒

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

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

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
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

繩證反

馬

叶滿補反

說

音稅

于

株

野

叶上與反

乘

平聲

我

乘

駒

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輯錄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前章隱其惡後章惡其深于惡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

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息列

反
治諫不聽而殺之

宣公九年

後卒為

去聲下同

其子

徵舒所弑

宣公十年

而徵舒復

扶反

為楚莊王所

誅

宣公十一年○荒穢者必亡弑逆者必誅集傳舉其大要而所以示鑒戒者亦明矣

輯錄左氏傳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請殺洩治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怒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父方武反相汝栗反婦人近身內衣射食亦反解頤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

于桂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

叶音波

有蒲與荷

音何

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為涕

他弟反

泗

音滂

普光反

沱

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

輯錄澤障謂障水之岸澤水所鍾聚也

蒲水草可為席

者

輯錄說文曰蒲似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

荷芙蕖也

輯錄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

其本莖其華莖茄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如蓮音避莖亡筆反

自目曰涕

上聲

自鼻曰

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

增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

也男子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

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

矣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

為興

○彼澤之陂有蒲與藺

古顏反叶居賢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員反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烏玄反

興也藺蘭也卷鬢髮之美也輯錄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鬢字雖不同其義

則悁悁猶悒悒也輯錄不安也又憂也

○彼澤之陂有蒲

戶感反

芻

大感反 叶待檢反

有美一人碩大

且儼

魚檢反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險反

興也 菑菑荷華也 儼矜莊貌 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思念之情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輔氏曰 陳風十

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為最陳詩首以游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嗇編急唐之憂深思遠秦人勇赴公義

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暇于淫蕩哉
是故淫亂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

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

輯錄易序卦文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錯與措同施布

也安著也

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

輯錄昏禮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

正風之所以為

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

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

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錄

之煩悉篇之重

平聲複力六反

亦何疑哉

詩之為教

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賊之事豈教人
弒逆乎或者乃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
則善有可法惡無可戒恐非聖經本意矣
輯錄通釋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詩凡一
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
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

外方之北滎波之南

輯錄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

雖其浸波澁則二水也滎音滎澁音詐

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

祝融之後

輯錄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增釋史記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名老童卷章生重黎為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共工氏作亂帝使祝融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為祝融吳回亦卷章生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

其四曰會人此即檜之祖也
融所封之墟唯妘姓之後處其地妘音云
妘姓檜本祝

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
諸本作桓公誤
今之鄭

州即其地也
輯錄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蘇氏以為檜詩

皆為去聲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直遙反叶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

服也
臨下朝君各有其服今檜君以臨朝之服為燕服必服朝天子之服而臨朝則侈矣
舊

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

故詩人憂之

檜小國也強于為治或可以免禍耳道
遙遊安如此殆哉輯錄張南軒曰其所

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
不能強于政治可知矣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

古報反

日出有曜

羊照反叶
羊號反

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憂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錄輔
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

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可從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增釋許氏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遙翔翔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羣臣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強于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如膏有曜之言則實有好潔衣服之辭耳可不殆哉盱眙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故其發言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

力端反

兮勞心博博

徒端反

兮

賦也庶幸也縞

音呆

冠素紕

音皮

既祥之冠也

語出記玉藻

黑

經白緯曰縞緣去聲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縱縱音總

爾哀遽之狀也

記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雅曰縱縱急也折折緩也折

音題禫禫瘠音籍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去聲之

禫徒感反則除之

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初喪至此凡二

十七月矣輯錄祥亦祭名去凶從吉之義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

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注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徒

月則樂矣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

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輯錄解順曰三年之喪非為其服之難情

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樂樂以言其毀
瘠之形則是其衣服之變顏色之哀心志之思慕皆
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
為賢惜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博
乎博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輯錄李氏曰言

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
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氏曰同歸如書
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
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韞

音

兮我心蘊

於粉反

結

叶訖反

兮聊與子如一

兮

賦也鞞蔽膝也以韋為之

鞞錄孔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

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鞞之冕服謂之鞞

分勿反

其餘曰鞞鞞從裳色素衣

素裳則素鞞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

歸矣

鞞錄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

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嫌于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

以是心而已豈
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素衣素禪以上
下為次序而意漸深

按喪禮為

去聲

父為君斬衰

音催

三年

事父母致
喪三年事

君方喪三年詩人所指致喪者也此見三年
之喪為最重非他服可比也輯錄儀禮注斬
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凡
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緝于外
衿之上當心李寶之曰衰
緝于衣因統名衣為衰也

昔宰子欲短喪夫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

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

此推本喪之所
以三年之故

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

見

音現

于夫子援

平聲

琴而弦術術

苦旦反

而樂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

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

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

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此見三年之喪為不易之定制

短喪固非禮而欲過之者亦非所以為禮也
輯錄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
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子之事言之而
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
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
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
之忘矣者也至于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
者必當俯而就而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隰有萋

文羊反

楚猗

於可反

儻

乃可反

其枝天

於驕反

之沃沃

烏毒

反

樂

洛音

子之無知

賦也萋楚鈹

音遙

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

輯錄陸氏

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紫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

弱不能為樹

猗儺柔順也天去聲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

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

芳無胡瓜二反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去聲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憂傷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人之有知所

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

叶方反

兮匪車偈

起竭反

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都達反叶

旦悅反

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天下無王則政自諸侯出強陵弱眾

暴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虐所以敝小
國者可知思周之詩獨作于檜曹者此故也
言常

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

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

輯錄荀子注言丘陵之勢漸慢也

故

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

匹遙反叶
匹妙反

兮匪車嘌

符遙反叶
匹妙反

兮顧瞻周道

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

輯錄爾雅注旋風也

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

傷也

○誰能亨魚漑

古愛反

之釜

符甫反

鷲

音尋

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

興也漑滌也鷲釜屬

輯錄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鷲

西歸歸

于周也

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

漑其釜鷲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

亨魚則可得美

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相呼為興也好音猶好語慰以好音蓋言文武之治

由是而可擬爾

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

之也

嚴氏曰此詩當作于夷厲之時

匪風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

人不能忘如此輯錄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
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
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熟讀而詳
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舜矣黃氏曰周之得
民當于此詩觀之解頤曰周之盛時其君則
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公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
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
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之煩
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馬奔走以事大國之
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
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
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
願慰之以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如古

而又以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

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待洛反今之曹

州即其地也

輯錄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叶創舉反

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蛄音乞蜩音羌身狹而長有角

諸本脫有

字黃黑色朝生暮死

輯錄陸氏曰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地中蛄蜺黑

甲蟲故云似之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

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

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

有目前之

娛而不久蓋若此矣

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耳

于我歸處則將

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

錄輔氏曰人有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

死而不自知所以欲其于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

之耳○增釋金履祥曰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久遠之

計而亦知所以自修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為歸

也蓋君子之于人無不欲其入于善苟有一毫自治

之心固君子之所欲進之也

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叶蒲北反

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

求勿反

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音稅叶輸

反

比也掘閱未詳

輯錄昭武黃氏曰掘通作掘說文突也注疏閱者悅懌之意此虫土哀化

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

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彼候人兮何上

戈與殺

對音彼其

記音之子三百赤芾

弗音

賦也

諸本作興也誤

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殺受

殊音

也

輯錄孔疏云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三十人則諸侯候人亦應是士命徒數必

自有職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禁令備姦寇也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有四方來者

則致之于朝歸則送之干境荷戈兵防衛姦寇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鞞也

輯錄芾與鞞通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陳氏曰凡鞞皆鞞為之

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為鞞鞞之言蔽也

一命緼

音溫赤黃間色

芾黝

音酉玼再命赤芾黝玼三命赤芾葱

淺青色

玼輯錄佩玉之玼

也 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輯錄許氏曰禮記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

命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軒大夫之車也

○此刺

其君遠

去聲

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而何戈與

殺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

數

上聲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注云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

其謂是歟

○維鷄

徒低反

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尺證反

其服

北叶蒲反

興也鷓鴣

音鳥人音互

澤

輯錄爾雅作鷓

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鷓鴣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鷓興

○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涉救反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古豆反

興也味喙

音諱

遂稱

去聲

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

意曰稱意

○蒼

烏會反

兮蔚

於貴反

兮南山朝隤

子兮反

婉

於阮反

兮嬖

力轉

反
兮季女斯飢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隤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變好貌○蒼蔚朝濟言小人衆多而氣醜盛也季女
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
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

言而且深嘆于此以甚惡于彼也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鴈鳩結

音

戛鞠

音

也

爾雅作鴈鳩

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飼

嗣音

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

物之固結而不散也

專而無雜一而無二收斂之至如結之然

○詩人美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

均平訓如一字專一訓如結字

故言鴈鳩在

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

鴈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

容儀未嘗謹于此而不謹于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

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儆惕常存而施諸

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為德之

隅而又以不愧屋漏為德之實蓋與此詩同一意也

然不知其所指也

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于曹哉但詩詞寬廣無嘆惜招

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
是故不知其何所指也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

去聲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與背同見論語其

見音現于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

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見樂記是以由其威儀

一于外而心如結于內者從可知也輯錄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

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叶新齋反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馭音其

興也。鴝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童異木，子自飛去，母常

不移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及。愚按：母常

不移，見鴝鳩之專一也。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

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

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

絲帶則當騏弁，如緇衣羔裘素衣，覺裘之類，欲其色

之相稱也。

○言鴝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

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

忒也。

鴝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

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鴟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威儀本有常度其心又復專一則能

使之各中其度而無少差忒者矣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四國者四方之

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于彼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

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傳引此者又以推廣詩人之意見君子之人以身立

教所當謹者不但容貌衣服而已然父子兄弟亦特舉其大者而言其實人倫日用之間凡可謂之儀必其無不可法而後人法之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

側中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

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也亦見均及于人之意

胡

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使人常有所法也

鴈鳩四章章六句

一章言其容貌二章言其衣服三章總以成儀言之而推

其功用四章因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例不同首章及三章四章皆以兩句

興兩句其後兩句在興外惟二章則盡以下四句而興之輯錄通釋曰鷓鴣之子雖非一而鷓鴣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鷓鴣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若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此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此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此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定宇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近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

音愾反 苦愛

我寤嘆念彼周京

叶

反良

比而興也冽寒也

輯錄列旁二點者從冰寒也

下泉泉下流者也

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

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寒泉則不能潤

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而語又相應為興體○增釋許氏曰泉固以潤物也然必于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于寒則不適于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于以見王澤不下流

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寤而即嘆以念先王之治寤嘆則見其憂思之極嘆之不已惟寐則已爾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著尸音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著筮草也

輯錄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

謂之神物史記云著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京師猶京周也輯錄

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詳見大雅公劉篇

○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音伯勞

力報之反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

治諸侯有功

驛錄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

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

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

前三章則衰頽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

與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傷今之不然也

傷今思古邈焉其不可追于是

而周已衰固然無可為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三章以前皆以傷今
末章思古所以傷今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

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

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

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聲可容息也

蟬錄建
安葉氏

曰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于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于上則已萌于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于地下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

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陰道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

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

輯錄一陽在上則為眾陰所載

是君子得輿之象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輔氏曰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也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于齊桓之後無復有興起之望矣直嘅嘆想慕之而已

○陳氏曰亂極

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

聖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

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程子輯錄

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增釋吳師道曰先儒謂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以明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嘗因是而合觀二國之風乃知聖人非獨于二篇為然夫檜曹其地褊小當以節儉為先在上者惟好羔裘之潔其衣服蟬蛸之衣裳楚楚其下效之必有甚焉素冠之棘人安得而見乎彼其之子安得而不三百赤芾乎素冠當服而不服者也赤芾不當服而服者也由上失其道故下失其常也禮制廢壞奪于情欲故嘆其反不如物之無知無家也小人進而君子退威儀無度用心不壹

故以鴝鳩起興而嘆淑人君子之不可見
中帶絲弁駢印上篇鶴梁不稱之反也夫端
慤而無情欲者質之美也其儀一而心如結
者德之盛也誠有其人則不可見矣然此皆
周室陵夷政教衰微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在
位皆小人是以致煩賦重民生困悴以至此
極西周之思其能已乎聖人于檜曹小國著
之以見其困之尤甚思之尤切此匪風下泉
之所以為終而其本意皆主于思賢以為
有賢者作則反之自易聖人之意深矣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威魏儉嵩
編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
變風之
大略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